

說
部

正
五
十
五

イ曾12
6
55



112
6
55



說郭目錄

弓第五十五

金志 宇文懋昭

遼志 葉隆禮

松漠記聞 洪皓

雞林類事 孫穆

虜廷事實 文惟簡

夷俗考 方鳳

北風揚沙錄 陳準



說郭目錄 弓第五十五

乾道奉使錄

姚憲 闕

宣和使金錄

連鵬舉 闕

接伴送語錄

沈季長 闕

北狩野史

闕



金志

元 宇文懋昭

初興本末



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役挈氏於此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抱婁元魏所謂句吉

金志

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深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者謂之生女真亦臣服於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爲首領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併吞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欵自咸州東北

分界入宮口主束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咸隸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抵凌而野居者謂之蒼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寧州江之東地方千餘里人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會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週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其自此傳三人以至阿

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爲大金

初興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饒裕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白兔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耕種好魚獵每見野獸之蹤躡而求之能得其潛藏之所又以樺皮爲角吹作啣啣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聯木爲柵或覆以板與梓皮如墻壁亦以木爲之冬極寒屋

纜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扉旣掩復以草綢繆塞之穿土爲床熅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爲衣非入室不撒衣衣屨稍薄則墮指裂膚雖盛夏如中華初冬俗勇悍喜戰鬥耐饑渴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惟鼓笛其歌惟鷓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覡病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刀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

鞍馬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路無旅店行者息於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飯食而納之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徃徃自能爲之其禮則拱手退身爲喏跪左膝蹲右膝拱手搖肘爲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相慶重午則射柳祭天稅賦無常隨用度多寡而歛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歛科發射箭爲號事急者三射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革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鬪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皆

屬焉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櫟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鑲留顱後髮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遙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賁賤以布之麤細爲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錦衲爲衫裳亦間用細皮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或羔

皮或作紵絲紬絹貧者春夏並用爲衫裳秋冬亦衣牛馬猪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麋皮爲袴爲衫爲襪皆以皮至婦人衣曰大襖子不領如男子道服裳曰錦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爲圈裹以繡帛上以單裙襲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爲婚姻旣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婿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者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器貯之其次

以瓦器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杯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指小軟指如中國寒具以進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麤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婿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婿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十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留馬少爲耻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迎旣成婿留于

金志
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
婦歸則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羣每羣九牝
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爲蔭蔭妻謂夫爲愛根一云
婚嫁富者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
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
有求娶欲納之卽攜而歸後復方補其禮偕來女家
以告父母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
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爲漿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
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糜爲酒醉則縛之
俟其醒不爾殺人

阜隸

阜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爲重如州郡都吏出職並
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徒司判寺丞至儒林亦蔭
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
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爾亦可至知州同州

浮圖

金志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舍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師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所謂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爲一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則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爲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

僧職也僧尼有訟者笞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

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于師府置司正曰道錄副曰道正擇其法籙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任滿則別擇其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道教之傳有自來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搥其腦而致之死藉其家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之其贓以十分爲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桺條罪重者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管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並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爲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

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熙宗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紿紿絞也流者不流犯人家屬徒者非謂杖脊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卽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無大小止以荆決臀實數也拘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無所不可腳腕以鐵爲鐐鑣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

金志
滿日則逐便不得依舊爲百姓刑法與舊不相遠惟
僧尼犯姦者強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者並處死強
姦者罪死則與古法異

赦宥

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冊封或遷
都或災異並皆肆赦罪無減等一例放之每赦必有
恩內外小大文武百官並與覃遷一資熙宗臨季年
一歲兩赦海陵立常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惠姦宄
則賊良民詔告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議赦不兩年躬

自蹈之其後復有改正隆赦迨世宗立纔數年間已
降三赦然洪忠宣松漠記聞云北朝惜赦無郊霈余
銜命十五年才見兩赦一爲舍都姑叛一爲皇子生
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此後不惜赦耶

屯田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國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簡廢
齊國後慮中州有懷王三戶之意始置屯田軍非止
女真契丹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
計其戶口給賜官田使自播種以克口食春秋量給

金志 九
衣服若遇出軍之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斗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屯田去處大名府山東河北兩關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附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

圍場待狐兔猪獐麋鹿散走于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諸餘人捕之飲隨處而進或以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漢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熙宗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略不間列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

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通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多少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

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色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車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卽以紅

綃爲日刺於黃旗上月旗卽以素帛爲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繡旗二如大禮祫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循焉然五方五星五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綜神物以猛士執之旁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之曰蓋天

車轍

后妃並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繡青氈

爲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氈並用金飾緣柱廊月板
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車之四角后
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夫人並
用銀螭頭

國主繖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爲頂蓋后用金鳳太
子用金龍妃紫繖用孔雀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
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青浮圖

服色

論服色各以官品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
至四品皆腰橫金若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皆許
自服焉

國主視朝服纈紗撲頭窄袖赭袍玉帶黃滿領如遇
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閒暇皂巾雜服
與士庶無別

遼志

元 葉隆禮

本末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冊有所不載遠夷草昧復無書
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
地也里没里復名陶狼思没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
自中京西馬孟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梟
羅箇没里復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
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橫河是也至木葉山

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過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語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顛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某解部八曰奚盟部立遺像於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曰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廼呵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

事已卽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喎呵戴野猪頭披野猪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又一主畫里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國之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氊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首服豕皮罔測所終當其隱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副貳也荒唐惟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

通志
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龐淹復遭風雨雪霜之害
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後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
內選雄勇有謀畧者立之爲主舊主退位列以爲常
至阿保機爲衆所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立其
國大原興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
哀天未厭亂石晉胎釁產禍諸華毒痛四海飛揚跋
扈貪殘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履倒植薰
蕕共染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真宗屈已和戎不復以
一矢相加含容覆護百有餘年聖興道三主以來天

誘其衷革心慕義貪婪歲幣顧惜盟好銷鋒寢柝號
稱無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沒茲非以德懷
遠之明效與祖宗列聖之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
諸夷奄有全燕何其強也天祚昏孱女真啓心深入
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
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悲夫今撫舊聞哀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
同要之大畧其不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涸
古可以爲鑒矣

族姓原始

契丹都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旺但以其屍置于山樹上經三年後方取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面陽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豕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又教之以隸書牛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稱皇帝

部落

漢時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為王雄所殺眾遂逃橫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大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至唐末契丹始盛

併部落

初契丹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部之長號而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

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養衰耗則入

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王無代主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乃別自立一部以為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是也有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眾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

遼志 五
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騎人皆精甲兵也爲其爪牙因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棚有衆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五千騎述律氏常留數百兵爲部落根

本其諸大會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子趙麻答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會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以隋陌幽州管内鴈門以北千餘軍州部落兵合三五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

東行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變百十里內外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爲號衆則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輔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行軍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來行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隨冒夜舉火上風曳柴積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建官制度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官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官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陽隱宗正寺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中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敝史本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王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

有國舅幹轄膳遙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
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制五治火帥
一百六百九百家矣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
籍爲兵時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及木葉山神
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從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
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立衆所
得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牲口或犯罪沒入者
別爲行官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旣死則設大穹廬鑄
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

食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門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
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
突欲曰長寧宮蕤蕤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
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
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謂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
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番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
而漢人不得預有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

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郎射柳枝
譚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衣冠制度

國母與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卽漢服番官戴氍冠
上以金華爲飾或以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
冠之遺像也額後重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
紫窄冠帶以黃紅色條褰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
綴飾又有冠如紗帽無簷不撤雙馬額前綴金花上
結紫帶末綴朱或紫皂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

中單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以紫
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
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楛爲箠韉勒輕快便於
馳走以貂鼠或鶩頂鴨頭爲捍腰宋真宗景德中太
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中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
國主見漢使疆服衣冠纔已卽帳中雜番騎出郊射
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

鑿冰釣魚水畔卽縱鷹鵠以捕鶩鴈夏居炭山或上
京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做鹿
鳴鹿旣集而射之宋真宗時遣使往賀生辰還言始
至長泊泊多野鶩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達
泊鶩鶩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
佩金玉錐號殺鶩宰鴨錐初獲卽拔毛插之以鼓爲
坐遂縱飲酒醉以此爲樂又始以銅及石爲槌以擊
兔每秋則衣氊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爲氊帳籍毖
圍棊雙陸或深澗洗鷹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
平日久始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村省三試之設
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
願赴者州縣必報刷遺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
義魁各名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
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按而出作樂及門擊
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
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制奉文字第二人第三

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論文武並奏蔭亦有員數

歲時雜記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本帳內牕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動番樂飲宴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

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崇帳人第七日方出乃解禳之法北呼此謂之姝担離漢人譯云姝是丁担離是口

立春

立春日婦人進新春書以黃繒爲幟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蟇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何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並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此節爲瞎里忒漢人譯云瞎里是謔忒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盃飲之北呼此節爲淘裏化漢人譯云淘裏是兔化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縣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昇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國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厨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時爲討賽離又以雜絲或綠結合歡索纏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脂粉囊謂之朝節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並請蕭姓者亦名瞎里討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先于
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一應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
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却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
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隨行軍兵人大喊
一聲謂之迎節此節爲賽離拾漢人譯云賽離是月

拾是好是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
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爲担褐孀
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孀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團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
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
切以生鹿舌拌食之北呼此節爲必里遲離漢人譯

通志
十三
之云九月九日也又有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亦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摘一九粒以酒嚙者大能辟惡也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鎗刀器械各一萬幅十五日一時進塚國主與押番臣密望木葉山奠酒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北呼此時爲戴辨漢人譯云戴是燒辨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馬白羊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鬼爲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嶽云北人死鬼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甲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

臘月

臘月國主帶月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已上並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

呼此節爲杪離時漢人譯云杪離是戰時是時是戰時也

詔盜

五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時漢人譯云鶻里是偷時是時也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卽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望西大喊三聲行之彼言午是北朝大王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聲

舍利

契丹國內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疋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跪拜

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內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于此舊云栗末河太宗破晉改為混同江其俗剝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子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澤蒲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葉如桡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作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榦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粟

螃螬

渤海螃螬紅色大如碗螯大而厚其脆如中國螬蟹巖舉鮑魚之屬皆有之

藏或製漚豆色大如菰菹日而厚其漚吹中國漚菴

製漚

山兩豆一妹十六十角色黃和吹粟

回鑿豆高二尺許直綽有葉無葉妹角具二十每色

回鑿豆

箭不礙於而望式刃而隨董戰之箭是也

西對百箭賊水箭土一葉吹妹具不盛華夫用以射

擊箭

松漠記聞

宋 洪皓

女真即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
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
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為戰鬥之狀上謂侍臣
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
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
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處至百步唐太
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驂之敗高延壽高惠

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
鞞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
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賜
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
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
更為女直契丹之諱俗訛為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
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
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為首領者號太師契
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

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生女真即金國也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
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為熟女
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
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
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
者為子其後楊哥生子闍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龕福遠謚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
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

代祖名佯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
 闕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字
 董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
 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犯欽宗廟諱皇帝號景祖配曰
 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
 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東追謚穆憲
 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
 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
 刺東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曼

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即阿哥打也滅
 契丹謚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
 乞買次曰撒也阿哥打卒吳乞買立名晟謚文烈皇
 帝號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哥打之孫繩
 果之子繩果追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阿哥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五又生第七子
 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
 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
 第六子曰蒲路虎為交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

礪方木切側室所生為太師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

曰三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

為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

毬墜馬死自固礪以下皆為奴婢繩果死其妻為固

礪所收故今主養於固礪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

王與固礪粘罕爭立以今主為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為宋王太傅領尚書

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為悟室所誅次日賢為沂王燕

京留守次日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措鄔感切板措板彼云

也大字極烈吳乞買時為儲君嘗謀盡誅南人

闖辣封魯王為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

囚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今為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本日

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罕為

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字極烈

都元帥字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

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陳王

為左相誅宋克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為兀朮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人居秦川為熟戶者
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
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鄰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
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
瑟珠玉帛有毳羅緜毛氎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
膾腠臍礪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寶鐵刀劍烏
金銀器多為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
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

貯毛連中

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所頭為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麗者有間以雜色毛者

則輕細

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

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
為僧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
中每齋必到羊或酒醢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
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
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
服然以薄青紗冪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
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

媒灼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
爲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
瑟爲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筭形又善
結金線相瑟瑟爲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
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尅絲甚華麗又善熬
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綉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
指換達靺辛酉歲金國肆嘗許西歸多留不反今
亦有目微深而鬚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

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卽古之粟末河黑
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
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携尊馳馬
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
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
卽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携
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
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婿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
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噐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

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子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爲金主之伯故礪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爲吏部尚書其父歿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爲誌高宇以趙貧命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罌城是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凶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歿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誦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正大譴譔徙其名帳

松漢記
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
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
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弃家來
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民益蕃至五千餘戶
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
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
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
十幹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買
而去其居故地者令歸契丹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蘇

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
鷄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皇
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
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
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
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爲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
爲僧自爲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
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古肅慎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都三

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

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

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爭不得其一城忘其名其人戇朴勇

驚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邊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關而敗復降疑卽黃頭室韋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髭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

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滕骨國卽唐書所謂蒙兀部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道宗永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割之悟

室急以手握鞞骨打止得其柄執其臂不灰道宗怒
侍臣以其强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
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
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爲謀主骨
打且歿囑其子固礪善待之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
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
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
夫及閹閹高者女真浸忿遂叛

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間入其
境上爲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

酋爲阿盧里移賚

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爲相公

旣起師才有千騎

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
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
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
不若以歿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旣連敗遼師器甲益
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都
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

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
 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摠其宿憤見
 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為用女真乘勝人黃龍府五
 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膚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為
 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為兄弟國及
 高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
 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
 被圍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
 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摠使遼遼人

命習儀摠惡其屑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
 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
 在廷恐兆豐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
 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乃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
 欲之雲中未明遇謀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
 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
 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
 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蹠于天祚前曰奴婢
 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

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是河西也國
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歿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
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
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
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歿每春冰始泮遼主必
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
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為之打女真後多
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

大實小各林牙猶翰祿學士
虜俗人槩以小名居官上

後

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
既歸帳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恠其日高
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畏罪
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
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
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
都姑帥兵經畧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
三千里大實游騎
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

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敢出某亦懼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爲腋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

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同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

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
悟室曰適爾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
監軍北人稱雲中為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
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
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
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間有兵幾何云親兵二
三百遂不納投達剌達剌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
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剌善射無衣甲余都
出敵不勝父子皆歿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

之有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為婚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
渝壻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
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旒貯之其次以
瓦旒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男女異行而坐
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
如中國蜜糕以松實胡桃肉漬蜜和糯粉為之形或
寒具方或圓或為柿蒂花大畧類浙中寶塔
糕人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留上客數人啜
之或以麤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壻黨羅

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壻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塞痕則留好粹辣

則退不好也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壻所乘

亦以充數大氏以留馬少為耻女家亦視其數而厚

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壻皆親迎既成昏留婦氏執

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

氏用奴婢數十戶奴曰亞海婢曰亞海軫牛馬十數群每群九

特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為薩那罕妻謂夫為愛根

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為節

數止於二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

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

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

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

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十一月旦者謂

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

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

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餽之類次則携壺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華僧

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家多爲僧衣衣鉢也甚厚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

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

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

出則乘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不統有罪者得撻之其徒以為榮出家者無買牒之費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凡有師者皆落髮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囑請即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賞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嘗有家室則許之歸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遞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浦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

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

治渤海城

勅令止飲行未抵治

所有一僧以椽杓癭孟遮道而獻

椽杓木多有文縷可愛多用為梳

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

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顧左右令窪勃辣駭

彼云醜殺

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

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

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

奉此為壽無他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

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鷗突耳豈可赦也

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

即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人為之

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

銀珠者行第六十也

以戰多貴顯

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

牒跪聽命通事潛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寃不能脫竟以焚歿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鷄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膾

音蒲膊肉也

以餘肉和藜菜

擣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為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

金主方革之

金國新制大氏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
法有創立者幸皆自便如歐妻至死非用刃者不加
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爲
古無此法曾臧獲不若也

北人重赦無郊霈子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余
都姑叛一爲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
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
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
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
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續松漠記聞

宋 洪皓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

續通志卷之四
爲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
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
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
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巨數十
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氊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
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
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

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
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
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
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
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悉
焉悟室在闕下

虜都也

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

至問其故曰故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
體無傷膚法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

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
來後旬日死悟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
室亦坐誅

已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
野外方小哉無傷至七月魯充宋滕虞諸王同日誅

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字文語悟室
悟室時為陳王

悟室不以為怪至九月而誅虜亦應天道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
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

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
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
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
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
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
人取一榜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
下甲勅頭補承德郎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
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
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

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
 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彌封謄錄監門之類
 試闈用四柱揭綵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
 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回避尤重
 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
 校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
 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
 者曰榜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選後又置御試
 已會試中選
 者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榜殿廷唱第
 而已士人頗以為多不願往則就燕徑官之御試

之制 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
遂絕

經至於為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研童子科止有趙憲
 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又有譯史或以練
 事或以關節凡遞勅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
 大州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兀朮諸貴人除授則令
 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鞋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
 羔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

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緒渤海

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

發皆殺之故關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

南人茶肆中置碁具也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樓也三十

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

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董鋪七十

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

州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

小寺鋪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

木阿鋪五十里至沒瓦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

里至楊相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

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

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

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

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至兔兒塢五十

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
至楊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
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
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隰州四十
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
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
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
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
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縣四十

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
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
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
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
百里皆下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
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
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

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紛官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啓文物度數

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里同風聰明自民不凝於物怡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弘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欽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尚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進御府以塵乙覽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

續松海詩話
名賓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
仍舊貫徐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
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償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
施行荅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爲言
之易成之難改或譏於欲速審以後舉示將不刊爰
自先皇已頒明命順攷古道作新斯民欲端本於朝
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
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
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

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

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至有成掇所先行用敷衆

聽作室肯

太上御名

弟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

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乎行取四時之信

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

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

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於茲祇

適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

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

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故
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
辨等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顏閔印符然
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所
以必行斷宜有定節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
在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惟殆
非相反何必改作蓋嘗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
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
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姑宜仍

舊漸祈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
創事件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克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
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

字犯

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統臨蓋

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
圖骨肉之間有懷盜蠱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
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繫協力肆登極品
兼縮劇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

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
美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交國王宗雋爲國至親與
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怒專殺以取威
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擯勲舊欲孤朝廷卽其所
踈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
檢渾觀會寧少尹胡實刺郎君石家奴千戶述商古
楚等競爲禍始舉奸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
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
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嚴

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
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
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窮
相與之黨得厥情狀乎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
敢詭辭而抵譎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兇
悉殄於今日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
餘誅誤更不躡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晝衣而有
犯古猶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望親

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迨羣情祇膺顯號爰第
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
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
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
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
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
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並茂古今
罕倫迨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
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旣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

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
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
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
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
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袞珠旒端臨雲陛玉書金
璽榮畀椒房恭受以還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
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
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華之使溫言獎飾美

貌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慙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
訓益勵肅心庶幾婦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后父小名胡搭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
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
時而謹始卜年方未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昌良
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
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曆更新之旦葭灰飛
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
中外德視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
神於突與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
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
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
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季膺等齎表詣闕以聞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
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
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閩衆甫以常新不怒而威
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

太上昌期遠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會莫預於臚傳同

御名億兆人心但竊深於善祝云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

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右松漠記聞正續二卷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隄窮

漠耳目所接隨筆纂錄聞孟公庾發篋汴都危變

歸計創艾而火其書禿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

諸子佩三緘之戒循陔侍鄰不敢以北方事置齒

牙間及南徙炎荒視膳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

涉今日強弱利害者因操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

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錄及柄臣蓋棺

弛語言之律而先君已齋恨泉下鳩拾殘藁塵得

數十事反袂拭面者著為一篇紹興丙子夏長男

适謹書

松漠記聞補遺

虜中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

牒譏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

旻閔也遂併閔諱之

虜中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山秋水

謂去國數

可里遂水草而居處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正國則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賊穢賂無所憚虜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下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爲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

虜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爲任將滿卽改除並不待闕

北地漢兒張獻甫作太原都軍

都監也

其姊夫劉思與

侍郎高慶裔爲十友之數張有一犀帶 國初錢王所獻者號鎮國寶帶是正透中間龍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象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爲無價天祚以此作兔

鶻

中國謂之腰條皮

插垂頭者

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頂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
血脉通冬至方解頂之上為合正頂亦作合好者有
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實北人謂角為鹿角
合頂為鹿頂合南中止有鹿角合南鹿不實定有髓眼不可
車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時不中

麋角與鹿角不同麋角如駝骨通身可車却無紋生
枝不比鹿皆小鹿頂骨有紋上下無之亦可熏成紋
犀有三種重透外黑有一暈白中又黑世艱得之正

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魚形諸犀

中水犀最貴

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其中一點白以紙燈近之即時滅有濕氣疑是水

犀

耀段褐色涇段白色生絲為經羊毛為緯好而不耐
豐段有白有褐最佳駝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
秋毛最佳不蛀冬間毛落去毛上之麓者取其茸毛
皆關西羊為之蕃語謂之羯勃北羊止作麓毛

先忠宣公漢記聞伯兄鏤板歛越遵來守建鄴又
刻之暇日度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歲侍

傍親聞之者日曰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
二日第二男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
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

雞林類事

宋 孫穆

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爲君長傳位不
欲與其子孫乃及于弟生女不與國臣爲姻而令兄
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婚嫁無娉
財令人通說以米食爲定或男女相欲爲夫婦則爲
之夏日羣浴于溪流男女無別瀕海之人潮落舟遠
則上下水中男女皆露形父母病閉于室中穴一孔
與藥餌死不送

奚林苑事
國城三面負山北最高峻有溪曲折貫城中西南當
下流故地稍平衍城周二十餘里雖雜沙礫築之勢
亦堅壯

國官月六叅文班七百十員武班五百四十員六拜
蹈舞而退國王躬身還禮稟事則膝行而前得旨復
膝行而退至當級乃步國人卑者見尊者亦如之其
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朝跪而坐官民子拜父父
亦答以半禮女僧尼就地低頭對拜夷俗不盜少爭
訟國法至嚴追呼唯寸紙不至卽罰凡人請官府少

亦費米數斗民貧甚憚之有犯不去巾衣但褫袍帶
杖笞頗輕投束荆使自擇以牌記其杖數最苦執縛
交臂反接量罪爲之自一至九又視輕重制其時刻
而釋之惟死罪可久甚者髀骨相摩胸皮折裂凡大
罪亦刑部拘役也周歲待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詈
父母乃斬餘止杖肋亦不甚楚有賂或不免歲八月
論囚諸州不殺咸送王府夷性仁至期多赦宥或配
送青嶼黑山永不得還

五穀皆有之梁最大無秫糯以粳米爲酒少絲蚕每

羅一疋值銀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惟產人參
松子龍鬚布藤席白硃紙日早晚為市皆婦人挈一
柳箱一小升有六合為一刀以升為刀以稗米定物之價
而貿易之其地皆視此為價之高下若其數多則以
銀瓶每重一斤工人製造用銀十二兩半入銅二兩
半作一斤以銅當工匠之直癸未年做本朝鑄錢交
易以海東重寶三韓通寶為記

方言天曰漢榛 日曰姮 月曰契黑隘切 雲曰屈
林 風曰孛纜 雪曰嫵 雨曰霏微 雪下曰

嫩耻凡下皆曰耻 雷曰天動 雹曰霍 電曰
閃 霜露皆曰率 霧曰蒙 虹曰陸橋 鬼曰
幾心 神曰神通 佛曰孛 仙人曰遷 一曰
河屯 二曰途孛 三曰洒廝乃切 四曰迺 五曰
打戍 六曰逸戍 七曰一急 八曰逸荅 九
曰鴉好 十曰噎 二十曰戍沒 三十曰實漢
四十曰麻兩 五十曰舜 六十曰逸舜 七
十曰一短 八十曰逸頓 九十曰鴉順 百曰
醞 千曰千 萬曰萬 旦曰阿慘 午曰稔宰

暮曰占榛

或言古沒

前曰祀載

昨日曰訖載

今日曰烏榛

明日曰轄載

後日曰母魯一約

明日至曰轄烏受勢凡約日至皆曰受勢 年春

夏秋冬同 上曰頂 下曰底 東西南北同

土曰轄希 田曰田 火曰字 山曰每 石曰

突 水曰沒 海曰海 江曰江 溪曰溪 谷

曰丁蓋 泉曰泉 井曰烏沒 草曰戍 花曰

骨 木曰南記 竹曰帶 粟曰監 銷檻切 桃曰

枝棘 松曰鮮子南 胡桃曰渴來 柿曰坎

梨曰敗 林檎曰悶子計 漆曰黃漆 艾曰質

姑 雄曰鷓試 雌曰暗 雞曰喙 音達 鷺曰漢

賽 雉曰雉賽 鴿曰弼陀里 鵲曰渴則寄

鶴曰鶴 鴉曰打馬鬼 雁曰哭利弓幾 禽皆

曰雀譚 雀曰賽 斯乃反 虎曰監 蒲南切 牛曰燒 去聲

羊曰羊 猪曰突 犬曰家稀 猫曰鬼尼

鼠曰黃鹿曰鹿 馬曰末 乘馬曰轄打 平聲 皮

曰渴翅 毛曰毛 角曰角 龍曰稱 魚曰水

脫 剔志切 鼈曰團 蟹曰慨 鰻曰必 螺曰蓋

慨 蛇曰蛇 蠅曰蠅 螳曰螳 蝨曰蝨 蚤

曰批勒 幾曰側根旄 墓曰蛇鋪 人曰人

主曰主 客曰孫命 官曰員理 士曰進寺儘切

吏曰主事 商曰行身 工匠曰把指 農曰

宰把指 兵曰軍 僧曰福田 尼曰阿尼 遊

子曰浮浪人 丐曰丐剝 倡曰水作 盜曰婆

兒 倡人之子曰故作 樂工曰亦故作多倡人子為之

稱我曰能奴台 問你汝誰何日饑箇祖曰漢

了祕 父曰子了祕 母曰了祕 伯叔亦皆曰

了查祕 叔伯母皆曰了子彌 兄曰長官 嫂

曰長漢吟 姊曰姝妹 男子曰吵喃音吵南 弟曰

了兒妹曰了慈 女子曰漢吟 自稱其夫曰沙

會 妻亦曰漢吟 自稱其妻曰細婢亦曰隄臂 男兒

曰了姐亦曰同婆記 女兒曰寶姐亦曰古召育曹兒 父呼其子

曰了加 孫曰了寸了姐 舅曰漢了祕 姑曰

漢了彌 婦曰了寸 母子兄曰訓爵 母子弟

曰次鬱 姨姪亦皆曰了子彌 頭曰麻帝 髮

曰麻帝核試 面曰捺翅 眉曰踈步 眼曰嫩

耳曰愧 口曰邑 齒曰你 舌曰蝎 面美

曰捺翅朝勳 面醜曰捺翅沒朝勳 心曰心音尋

身曰門 胸曰軻 背曰腿馬末 腹曰擺

手曰遜 足曰潑 肥曰骨鹽真亦曰鹽骨易成 瘦曰

安里鹽骨真 洗手曰遜時蛇 凡洗濯皆曰時

蛇 白米曰漢菩薩 粟曰田菩薩 麥曰密頭

目 大穀曰麻帝骨 酒曰酥孛 醋曰生根

醬曰密祖 鹽曰蘇甘 油曰畿入聲 林 魚肉皆

曰姑記 飴曰朴舉 粥曰謨做 茶曰茶 湯

水 飲酒曰酥李麻蛇 凡飲皆曰麻蛇 爇酒

曰蘇孛打里 凡安排皆曰打里 勸客飲盡食

曰打馬此 醉曰蘇孛速 不善飲曰本道安理

麻蛇 熟水曰泥根沒 冷水曰時根沒 飽曰

擺咱七加反 飢曰擺咱安理 金曰那論義 珠曰

區戍 銀曰漢歲 銅曰銅 鐵曰歲 絲曰絲

麻曰三 羅曰速 錦曰錦 綾曰菩薩 絹曰

及 布曰背 苧曰毛 苧布曰毛施背 幘

頭曰幘頭 帽子曰帽 頭巾曰土捲 袍曰袍

帶曰腰帶亦曰謁子帶 皂衫曰軻門 被曰泥不

袴曰珂背 視曰安海珂背 裙曰裙 鞋曰盛

襪曰背戍 女子蓋頭曰子母蓋 針曰板捺

夾袋曰南子木蓋 女子勒帛曰實帶 綿曰

實 繡曰繡 白曰漢 黃曰那論 青曰青

紫曰質背 黑曰黑 赤曰赤 紅曰真紅 緋

曰緋 染曰沒涕里 秤曰雌字 尺曰作 升

曰力音佳 斗曰沐 印曰印 車曰車 船曰擺

席曰登音登 席薦曰質薦 椅子曰馳馬 卓子曰

食床 林曰林 燭曰火炬 簾曰箔 燈曰活

黃 下曰簾箔 耻曰囉 匱曰枯字 傘曰聚

笠 扇曰亭采 笠曰蓋音渴 梳曰苾音必 篋曰

頻 齋 齒刷曰養支 合曰合子 盤子曰盤

瓶曰瓶 銀瓶曰蘇乳 酒注曰瓶砒 盞盤曰

臺盤 釜曰吃音枯吃反 盆曰雅數耶 鬲曰宰 碗

曰匕顯 櫟曰櫟至 孟曰大耶 匙曰戍 茶

匙曰茶戍 箸曰折音七吉反 沙羅曰戍羅亦曰敖耶 硯曰

皮盧 筆曰皮盧 紙曰垂 墨曰墨 刀子曰

割 剪刀曰割子蓋 骰子曰節 鞭曰鞭 鞍

曰未鞍 轡曰轡 鼓曰濮 旗曰旗 弓曰活

箭曰蓬 亦曰矢 劍曰長刀 火刀曰割刀 斧曰

烏子蓋 炭曰蘇成 柴曰孛南木 香曰寸

索曰那 又曰朴 索縛曰那沒香 射曰活索 讀書

曰乞鋪 寫字曰乞核薩 畫曰乞林 榜曰栢

子 寢曰作之 興曰你之 坐曰阿則家囉

立曰立 卧曰乞寢 行曰欺臨 走曰連音打

來曰烏囉 去曰匿家入囉 笑曰胡臨 哭

曰胡住 客至曰孫烏囉 有客曰孫集移室延

客入曰屋裏坐少時 語話曰替里受勢 擊

考曰屋打理 決罪曰滅袈底 借物皆曰皮離

受勢 問此何物曰設審 乞物曰念受勢

問物多少曰密翅易成 凡呼取物皆曰都囉

相別曰羅戲少時 凡事之畢皆曰得 勞問曰

雅蓋 生曰生 死曰死 老曰刀斤 少曰亞

退 存曰薩囉 亡曰朱幾 有曰移實 無曰

不鳥實 大曰黑根 小曰胡根 多曰覺合及

少曰阿捺 高曰那奔 低曰捺則 深曰及

欣 淺曰眼低

虜廷事實

宋 文惟簡

姓氏

女真部族種類不同有夾谷赤盞溫孰馳滿納合徒
丹烏古論烏林巷紇石列等數十姓各以其先世所
居地名爲列惟完顏一姓則有異焉蓋其遠祖因避
罪自高麗而至女真後立神功聖德碑於燕城之西
叅知政事韓昉作文翰林承旨宇文虛中書翰林待
制吳激篆額其碑自序出于高麗云

風俗

女真風俗初甚淳質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爲貴鄰人醞酒欲熟則烹鮮繫肥邀而主于其家無貴賤老幼圍坐而飲酒酣則賓主迭爲歌舞以相誇尚今則稍知禮不復如此耳

杖責

虜中上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朝之臣有忤其主意者則去衣卧地令侍衛之人以杖箠之數足則止名曰御斷州縣官

有罪則差天使至本家量輕重而杖之名曰監斷有因而致死者上下内外官雖曾被刑責相視不以爲辱又安知古者刑不加大夫也

拜天

虜人州軍及軍前每遇端午中九重元三節擇寬敞之地多設酒醴牢餼餅餌果實祭于其所名曰拜天祭罷則無貴賤老幼能騎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則金帛賞之不中者則褫衣以辱之射柳旣罷則張宴飲以爲極樂也

黃鼠

沙漠之野地多黃鼠畜荳穀于其地以爲食用村民欲得之則以水灌其穴遂出而有獲見其城邑有賣者去皮剖腹甚肥大虜人相說以爲珍味則知蘇屬國奉使時胡婦掘野鼠而食之者正謂此也

婚娉

虜人風俗取婦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歸宗則兄侄皆得以聘之有妻其繼母者與豕犬何異漢兒則不然知其非禮法也

過醮

金國上至朝廷下至州郡皆有過醮之禮如宰臣百官生日及民間娶婦生日若接天使趨奉州官之類則以酒菓爲具及有幣帛金銀鞍馬珍玩等諸物以相贈遺主人乃捧其酒于賓以相贊祝祈懇名曰過醮如此以結恩釋怨不如是爲不知禮

放偷

虜中每至正月十六夜謂之放偷俗以爲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謹則衣裳器用鞍馬車乘

廣雅事實 六
三
之屬爲人竊去隔三兩日間主人知其所在則以酒
食錢物贖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隨其家人出遊或
家在僻靜處爲男子劫持去候月餘日方告其父母
以財禮聘之則放偷之弊是何禮法

披束

胡兒自古以來披髮左衽習以爲俗安知有衣冠之
化爲可貴耶頃年初創臺有女真契丹之人爲公相
尚書侍郎者旣從漢法例當披束皆病頭悶身痒反
爲苦譯而語人曰都被爾漢人立法物束殺我輩也

受苦受辱此誠可笑

亞揖

漢見士大夫見上位耆年及久濶交見則進退周旋
三出頭五折腰相揖而不作聲名曰亞揖不如是者
爲山野之人不知禮法衆咸嗤笑契丹之人又手于
胸前亦皆不作聲是謂相揖

喪葬

北人喪葬之禮蓋各不同漢兒則以棺斂遺體然後
瘞之喪之凶禮一如中原女真則以木槽盛之葬于

山林無有封樹惟契丹一種特有異焉其富貴之家
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腸胃滌之寘以香藥鹽礬
五綵縫之又以尖葦筒刺于皮膚瀝其膏血且盡用
金銀爲面具銅絲絡其手足耶律德先之死蓋用此
法時人曰爲帝艱信之有也

血泣

嘗見女真貴人初亡之時其親戚部曲奴婢設牲牢
酒饌以爲祭奠名曰燒飯乃跪膝而哭乃以小刀輕
厲額上血淚淋漓不止更相拜慰須臾則男女雜坐

飲食舞弄極其懽笑此何禮也

釋奠

距燕山東北一千里曰中京大定府本奚夷虜舊地
其府中亦有宣聖廟春秋二仲月行釋奠之禮契丹
固哥相公者因此日就廟中張宴有胡婦數人麗服
靚妝登于殿上徘徊瞻顧中有一人曰此鬚者是何
神道荅者曰便是罵我夷狄之有君者衆皆發笑而
去

寺塔

燕山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曰憫忠廟下有石刻
唐太宗征遼東高麗回念忠臣孝子歿于王事者所
以建此寺而荐福也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云是
安祿山史思明所建

夷俗考

崑山方鳳

夷俗本不足錄但憫其均是人也生於夷壞於習
拘於法終不可化然其間亦有好詩書守節義終
三年之喪無淫妬之女可見人性之善無間夷夏
而又幸我中國之人生此善地得見衣冠禮樂之
盛故畧述其俗之甚異者書之凡四條

東

馬韓國出大粟如梨鷄尾長五尺作土室如栗開戶

於上少年勇力者以繩貫脊皮纏以大木懽呼爲健以誇於人辰韓國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升生兒便以石厭其頭欲其匾故其國人皆匾頭行者相逢皆住讓路倭國女子不淫不妬犯法者沒其妻子其俗以蹲踞爲恭敬飲食以手而用邊豆後以女子爲王訛獄置小石於沸湯令犯法者探之云理曲手爛或置毒虫於甕令罪人啣者卽螫手國中有五經及佛經白居易集並於中國得之高句麗國叛反者縛之大柱燒而斬之盜則償十倍不能償者以

子女爲奴拜則曳一脚於後立多反拱行必插于俗尚淫男女相悅卽爲婚亦無聘財或有受財者人以爲賣婢高麗國知文字庶民子孫夜誦書晝習射宋時遣使進別敘孝經一卷越王孝經一卷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又表求板本九經詔與之三歲一試舉人有進士諸科等學每試百餘人登第者不過一二十人地產龍鬚蓆白硯紙狼尾筆士女服尚素每十二月朔王註京官則付國相又有國子監四門學生徒六千人貢士有三等王城曰士

貢郡邑曰卿貢他國人曰賓貢既試之王親試以詩賦論病不服藥惟呪咀厭豚子拜父亦荅半禮挹婁國東以豕膏塗身厚半寸以禦寒夏則裸體以尺布蔽前後其人臭穢坐則箕踞以足挾肉啖之若冷肉則坐其上令溫煖將嫁娶男以毛羽搏女頭方卜日人死卽日葬之殺猪積墓上以爲死者之糧有哭者謂之不壯勿吉嚼米爲酒亦能醉人俗以溺洗手面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方成婚妻若淫人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又悔必殺告者由是淫婦終不發

扶桑國其地多扶桑木故名葉似桐初生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以皮爲紙有大牛角載二十斛女斛女國女人潔白有毛髮長委地二三月後入水則有娠六七月而生女人胸前無乳項後毛中有汁可以乳子五日能行三四歲則成人矣

西

乙弗敵人不食五穀惟食魚與蘇子狀如枸杞子或赤或黑見他國人便走避其行如飛吐蕃君與臣爲友號曰共命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日夜

縱酒於脚下針血出盡乃死殉葬又有君所親信者
用刀鋸腦或以木刺兩肋死亦殉焉大食國海中有
一方石石上有樹赤枝青葉樹上生小兒長六七寸
見人不語而能笑人摘取入手卽乾黑大羊同人皆
辮髮多風雪冰厚丈餘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
其酋長死抉去腦實以珠玉五臟皆以黃金易之又
造金鼻銀齒以人殉葬大月氏國人乘四輪車用八
牛挽之能鑄石爲五色琉璃光彩奪目康居國人皆
深日多鬚釀葡萄酒至千石十年不敗以六月一日

爲歲首此日王及人庶剪鬚髮馬上射七日俗尚天
神云神兒七日死失骸首其日國人徒跣號哭求天
兒骸首置一院畜狗甚多人死置院內令狗食之天
竺國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其人皆學悉曇章
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獅子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
龍居之諸國來市易不見人影但百貨俱集且示價
商人依價償而取之諸國聞其爲樂土因止其地遂
成大國三童國人眼皆三時珠或有四舌皆能言語
短人國人長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髮有大鳥高七

八尺每啄食之短人持弓矢以自備波斯國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不能高能啖人若有叛者鉄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又有汚穢蛇狀類鼠青色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悅般國人能割人喉斷擊人頭骨碎陷血以草藥納口中湏臾血止復生亦無癩瘦東女國子從母姓不從父姓每年十月巫者至山中布糟與麥呪呼久之俄有鳥來如鷄狀剖視之腹中有穀者歲豐否卽大灾名曰鳥卜人死剝其皮藏之骨肉皆納甕中而瘞之吐火國男多女少兄弟通室

婦人有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則十角無兄弟者結義他人方得共妻否則終身無婦矣生子屬長兄

南

盤瓠之後曰徭生子能行燒鉄石烙其蹠躡故履茨根而不傷試刀必以牛一割卽殊者良刃也歲首祭盤瓠雜揉魚肉酒飯於木槽群聚而號爲盡禮男女相得得則男至女群咿嗚負所愛女而去其父母方喜若女二年男不負者父母以女爲人所棄每欲殺之其人性同禽獸父子相殺惟手有兵刃者先之旣

而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不復嫌恨若報仇殺人必食之兒女死一哭而止親戚私相賣賣者號哭不服卽將買主入官爲奴俗尚淫祀且畏鬼甚有賣身以供祭祀者附國人累石爲巢高十餘丈妻其群母及嫂父亦納子之妻人死覆以獸皮舞劔而呼云鬼取我父我必殺鬼西原蠻洞主首孛娶數妻皆號曰嬭娘其洞官家婚姻聘禮千擔婿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與居男女婢僕甚多成婚之夕兩家各盛兵爲備必有言則相鬪婿能殺婢則妻室

畏之否則謂之懦居半年方歸夫家人有遠出歸者止三十里外遣巫提竹籃脫遠歸人家貯於內前行言爲行人收魂歸也尾濞蠻其人尾長三四寸欲坐先穿地爲穴以安尾尾折便死能食人惟識母不識父有賓客殺老者以供厨賓婚有期老者必泣黎峒蠻居室架木兩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婚姻折箭爲定親死食生牛肉以爲哀痛葬則舁櫬令一人擲鷄子於地不破處卽爲吉穴客至主人出不交一言置酒先以真味客若食不辭則喜少有嫌則逐客凡

會飲人人持刀三杯後方已然亦置刀身傍一語不合則起而相戕商人負其一錢十年必獲而後已或訓殺其一鷄則鳴鼓告衆曰當償一闔者雌雄各一也又笑每生鷄子若干必至數倍乃已竒羅國征伐皆乘象每一隊象百頭每一象百人衛之有官者方留髮嫁娶以檳榔爲禮死則焚尸盛以金罍沉于海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人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鵝口如鸚鵡而紅色飛來食死人肉盡乃燒其骨沉海中以爲上等

人也

北

烏桓國嫁娶先私通百日後方行禮婚至婦家朝朝拜其妻而妻之父母則不拜爲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凡事只從婦謀能作白酒如中國之味而不知作麪病者燒石自熨或刺血出親死歌舞殯之燒熟犬并死人衣物殉之鮮卑國婚嫁先髡頭至三月男女大會然後各從所愛者配合獸有野角端異於他國高車國初 奴單于生二女

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築臺置二女於上請天自取之有一老狼日夜守臺而嗥臺下作穴若居室之狀其小女曰父命天來迎此必天使取我乃下臺爲狼妻生子遂成高車國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都波國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取百合草根爲糧緝鳥羽爲衣人死以木櫃盛尸置樹土任鳶鳥食之契丹國有鉄甸水鹹濁如血又有女真人善作鹿鳴野鹿皆至射而取之又能讓糜爲酒醉則縛之醒則解不然多殺人其後化爲狗國人

身狗首長毛不衣能爲大嗥其妻原漢人能漢語生男爲狗生女爲人穴居食生而妻女熟食嘗有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乘其狗夫出使逃歸臨行與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筋知爲已家物必啣歸則不能追矣室韋國以皮爲舟屈木爲室以猪皮爲蓆婚嫁兩家相許壻盜婦去然後行聘禮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妻難共居也雜度寐人甚長髮皆褰頭人輕健一跳三丈又能於水中立浮卧浮履水而行如陸地然黠戛斯國赤髮背而綠瞳以

黑髮爲不祥黑瞳爲野種男子黥手女子黥項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

北風揚沙錄

宋 陳準

金國本名朱禮真番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與真宗名又曰語真肅慎氏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挈氏于夷狄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語真之名氏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臨高麗北接空韋西界渤海鐵離東離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

北風揚沙錄
不相統制契丹阿保機乘唐衰興北方吞諸蕃三十
六女真在其中阿保機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
遷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爲本國通謂之合
蘇隸契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至東洙江中間所
居之女真隸契丹咸州兵馬司于其國往來無禁謂
之回霸合蘇隸者熟女真也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
生女真也自東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
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
首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七十二部

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地多山林屋無瓦覆以
板或樺皮墻壁亦木爲之產名馬生金大珠頗事耕
藝而不蠶桑人多衣樺布冬極寒盛夏如中國十月
時屋纔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掩覆以草綢繆之環
屋爲土床熾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衣厚毛爲衣
非入室不徹衣履稍薄則僅指裂膚臣屬契丹二百
餘年世襲節度使封號兄弟相傳周而復始間歲矣
北未貂革名馬良犬爲貢亦服叛不常契丹謂之女
真道羈縻而已俗勇悍耐饑渴苦辛騎上下崖如飛

北風揚沙錄
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人皆辮髮與契丹異耳
垂金環留臚後髮以色絲繫之富人用珠金爲飾男
子亦衣紅黃與婦人無別嗜酒而好殺無常居善爲
鹿嗚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則縛而俟其醒不爾
殺人雖父母不辨也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
歛調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謂好爲臧謂不好
爲刺撒謂酒爲勃蘇謂倍殺爲蒙山不屈花不刺官
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職皆曰勃極列猶中
國給諫蓋糾官也自五戶勃極列推而上之至方皆

自統兵緩則射獵急則出戰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
大小必以郎君總之然輕卿相每拜馬前而郎不爲
禮役使之如奴隸凡用兵戈爲前行號曰硬軍人馬
皆全甲刁倍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近五十步
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
出人携不滿百枚其法什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析什
長執旗百長旗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
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戰死什長皆
斬能負同伍戰沒之尸以歸卽得其家貲凡將皆自

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卒皆自馭無從者以粟粥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漫滅之不聞人聲其密如此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特將任其事師還人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與之金帛以示衆衆以爲薄復增之法令嚴殺人者死仍沒其家人爲婢奴親戚欲得則輸牛馬贖之盜一責十以歸主而四輸官其它罪無輕重悉笞皆守一州則一州之官許專決守一縣則一縣之官

許專決取民或者無罪凡有官者將坐之卽賜以酒官尊者杖于堂上已杖復親事如故本朝建隆二年始遣使來朝貢方物名馬貂皮

非屋樓沙鏡

四

